

西原

烟

THE SMOKE

雾

烟雾

THE SMOKE

李康美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这是一部颇为奇特的涉案小说。令人惊悚的不仅仅是焚尸现场腾起的缭绕烟雾，更多的是侦破过程中的诸多蹊跷：死者的遗孀竟然坚称丈夫健在；受害人却处心积虑地为破案设置障碍；当缕缕烟雾接近拨开时，另一桩焚尸案却再次发生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烟雾/李康美著. -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
2010.12

(西风烈)

ISBN 978 - 7 - 80680 - 942 - 6

I. ①烟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5634 号

烟雾

作 者 李康美

责任编辑 党晓绒

装帧设计 风 雪

内文排版 陕工报排版中心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 - mail: taibaisyb1@126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插 页 12

字 数 227 千字

印 张 13.125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680 - 942 - 6

定 价 31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54



1 焚尸案发

七月的天气，昼长夜短。清晨六点半钟，就已经老天大亮了。

兴奋了半宿的皎刚正，这时候却睡得正香。昨天下午快下班时，王乾坤王局长很认真地告诉他，组织部近期要进行干部考察，主管政法的白金明副书记还亲自打了招呼说，这一次可别把皎刚正落下了。掐指算来，他已过了四十五岁的生日，按目前的干部任用规定年限，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失落和陶醉都容易让人失眠，胡思乱想地渐渐入睡时，已经很晚了。

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，还没弄清是谁，他就对着话筒连声说：“呀！我这就上班这就上班！”懵懂中他以为睡过头了。

电话是王局长打来的，王乾坤听出他迷迷糊糊的样子，想笑却笑不出来，说：“杜马乡发现了人命案，你直接赶过去吧。”

皎刚正没有再问什么，他知道王局长的脾气和习惯，而且是本周值班的领导，给他打电话之前，其他事情已做了安排，他只需在家门口等车就行了。果然，刚刚洗完了脸，接他的车已经在门外鸣喇叭了。他又剥了一根生葱，拿了一个馒头，不愈的胃病使他不敢忘记带着这样的早点。

车上还坐着孙维孝。孙维孝年近五十，在刑警队可算一个老资格了。而且，每一件活儿都拿得起，一旦把什么事情交给他，上下都放下了心。可是，孙维孝至今还是一大队的副队长，就是这么一个副股级的位置，还是年初才提上来的。当然，皎刚正为此也费了不少的口舌，他一直觉得委屈了孙维孝。

孙维孝咧咧嘴算是打了招呼，皎刚正一上车首先一口生葱一口冷馍地开

吃了。

司机小谭拉近乎地说：“皎支队就这样打发肚子呀？”

不等皎刚正回应，孙维孝一掌拍在小谭的肩上说：“拍马屁也要选一个好时候，那边的尸首还在野地里晾着哩！”

小谭不满地瞪了孙维孝一眼启动了车，皎刚正一口馍也噎在嗓子里了。只要和孙维孝在一起，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大家正在兴头上，他就会冷不丁射出一支冷箭。但是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担心的害怕的事情，他总是抢先处理掉，生活上的事情他也细心得像一个老大哥。车子出城后，孙维孝又悄然地点燃一支烟递给了司机小谭，皎刚正的座位旁也有了一瓶泡好的茶水。

“昨晚上你不是值班吗？”皎刚正突然想起孙维孝这个时候是应该回家休息的。

孙维孝不领情地说：“给你抬抬轿子你不高兴？”

皎刚正不解地说：“这个死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孙维孝嘲讽地笑了笑不再言语。

小谭又找到话茬儿说：“皎支队，杜马乡在同济县，同济县可是你的故乡啊。”

皎刚正说：“哪儿和哪儿扯！看一个死人，还成了衣锦还乡？”

孙维孝闷声闷气地挖苦说：“别和我们两个下苦人打哑谜！不是同济县发了案，王局能让你亲自出马？就市局来说，他已经给你把副局长座的椅子擦净了；就同济县来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还能不和你齐心协力？面临升迁，每一个光荣牌对你都是多多益善吧？”

皎刚正想不到这股风已经在全局吹开了，甚至连孙维孝都有了这样的联想。不过，他心里却感谢王局长在关键时候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。不就是一个焚尸案吗？本来，死了一个人的案件对市局来说就是配合，能顺利侦破有他的参与，事情麻烦有县局顶着。想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，他心里已经有了推测，不是仇杀就是情杀，用他的经验说，发在农村的案都好破。这样想着，他就觉得孙维孝的“报恩”有点儿不合时宜，这家伙不喜功却有点儿贪大，任何案子一有他沾上，就非得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曾几何时，他也和孙维孝一样的脾气，只是五年前成了“皎支队”后，心里才慢慢增加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累赘。

孙维孝不知是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还是已经进入了角色，侧着身子望着窗外，好长时间不再和他说话。忽然，又用手掌拂着鼻息说：“放风放风！”说话间先把自己跟前的车窗摇下了。



外边热浪滚滚，车里开着空调，皎刚正终于找到一个讥笑的把柄说：“你总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一有情况就连热冷都分不清了。”

孙维孝哼哼一笑说：“你先喝口茶漱漱口吧。”

皎刚正这才知道他指的是自己嘴里喷发出的生葱气味。随即喊了一声“警犬”后，想起了很早以前他也曾经背了几年这个外号，那时候他的鼻子和孙维孝一样的灵敏，但是进入仕途之后，就把这个外号丢掉了。“我这个爱吃生葱的习惯真该改改了。”他自嘲地说。

“别怪生葱，一心二用的人好些事情都麻木了！”孙维孝又顶了一句。

在整个刑警支队里，唯有孙维孝敢这样顶撞他奚落他，用孙维孝的话说，不想当官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皎刚正为他争取了一个副大队长，除了同情他总是被人排挤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好明说的目的，那就是觉得给他戴上一顶小帽子，就能收敛他的胡说八道。孙维孝的话也真是减少了许多，但是遇见挠心的事，两片嘴唇又像刀子了。

车子进入了同济县境，孙维孝又冷不丁冒了一句说：“你没听说如今的处级干部比处女还多，整天伤那个脑子干什么！”

皎刚正一时反不上话，也习惯地眯着眼睛预测起案情来。

杜马乡就在市区和同济县的交界地段，他们无需进县城，直接就去了案发地点。皎刚正好像为了向孙维孝证明他并没有被什么好梦冲昏头脑，没有问县局汇报的是哪个村子，走哪条路，完全凭着自己的经验指挥小谭在纵横交错的乡野土路上前进。一会儿望着天空似隐似现的缕缕烟雾，一会儿又看着道路上新轧出的车辙，再后来就有了前往出事地点看热闹的村民了。

车子下了公路，再走出七八里土路后，果然就看见县局的警员过来迎接。

小谭佩服地说：“皎支队还是好眼力！”

孙维孝这才正经地说：“是我骂得好，一骂就把他骂灵醒了。”

皎刚正却欷歔了一声说：“坏了坏了，那么多人来看热闹，现场还能留下什么！”下车后，他劈头盖脸地向县局的人发火说，“一群蠢猪！连保护现场都不知道，这儿是赶集还是上会？”

不远处的村头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，附近村子的群众仍然向那里奔走。

迎接他们的警员说：“我们也是天亮才知道，农民么，谁不想看看新奇事。又是四通八达的辽天野地，还能挡住谁？”

“你们哪个头来了？”孙维孝看着那个警员红脖子涨脸的样子，一时有点儿同病相怜，问话时就轻声细气了。心想都是下苦的，下苦的只要管好自己就

行了。

说话间高时兴已经在前面打招呼说：“哎呀，到底是乡党过来了，正等着你们哩！”高时兴是同济县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，他觉得既是熟人又是乡亲，口气就是大大咧咧的腔调。

看见高时兴，皎刚正有火都不能发了。论资历论年龄，高时兴都比他早，当初大学毕业在同济县局工作时，他们还曾经有过两年的师徒关系。虽然当初的徒弟如今成了顶头上司，但皎刚正见了高时兴总是一副客气而恭敬的脸色。他叫了一声老高问：“怎么才来了三四个人？”

高时兴说：“官僚啦官僚啦，咱县搞了个轻工市场你不知道？”

皎刚正说：“轻工市场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高时兴不得不解释说，轻工市场刚刚开业，整个县城热闹得和节日一样，还叫了几台大戏凑兴，五套班子的成员都要分头接待外来的客商，县委书记和县长亲任领导小组组长和总指挥，公安局还不全力以赴保驾护航了？

皎刚正无话可说，只是怒目圆睁地望着围观的群众。紧步跟在后边的孙维孝害怕皎刚正又说不该说的话，这时候反而息事宁人叮咛他：“要紧的是时间，赶紧进入现场吧。”

皎刚正尽力使自己的思绪进入案情，可是心里的一些杂念却总是挥之不去。一路上想着他们仅是参与仅是配合，现在看来参与和配合的倒是县局了。他知道一旦接上这样的重大案件，就很难再向下边推去。何况同济县又是他的故里，威风不能耍，架子不能摆，甚至连一句牢骚话也不能说。如果放在平时，他也不会有一些想法，问题是面临着官升一级。他知道竞争者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暗暗使劲儿的也许是一群。他还知道胜利者绝不是仅仅凭着什么功绩，水到渠成关键是“修渠”。如果这个案件可以在短时间侦破，那就无疑是他胜利的一个砝码，但是如果拖延下去，又会为别人落下他的一个口实。

双重的紧迫使皎刚正的脚步突然加快了。

出事地点是村外一个麦秸垛，那个麦秸垛距离村子大约有三百多米。他看出，麦秸垛的位置在夏收时就是农民碾场晒麦的场地，夏收完毕村民就原地把麦秸堆在那里，又把麦场翻为土地，种上了秋庄稼。土地分到了户，麦场也各自为政，有人种的是豆子有人种的是玉米，仲秋的七月，到处都是片青纱帐了。

“闪开闪开！往远走往远走！”高时兴指挥着他的警员驱散着围观的群众。

群众渐渐撤退后，一个女警员的身影不禁使皎刚正一惊。他立即认出她是



郭淑红。说起来郭淑红还是凭着他的关系进了同济县公安局的。郭淑红的父亲是皎刚正中学时的老师，去年郭淑红大学毕业，却找不到接收她的单位，清贫的老师转了好多个圈子才不得不向昔日的学生求助。皎刚正一直对他统领的刑警队有着不成文的规定——拒绝女性，但是看着那位老师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就凭着自己在同济县公安局当过副局长的面子，把郭淑红推给县局了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能让你来？”皎刚正窝火地问。

高时兴立即插话说：“不是说了吗？局里这几天人手太紧张了。局长说……”

郭淑红打着隔儿说：“我……我也该锻炼锻炼……”她好像刚刚呕吐过，说话时嗓子还是一涌一涌的，脸上也布满了被烟雾和尸臭呛出的泪痕。

皎刚正还是同情地看着郭淑红，孙维孝已经脱下外衣，进入临战状态地催促说：“别摆出惜香怜玉的样子了，想当公安就不能当花瓶！”

郭淑红好像做下了丢人事，用脚悄悄踢踏着土，先把身边的呕吐物掩埋掉，再鼓起勇气望着那堆灰烬时，又呃呃地要呕吐了。

“过去维持秩序，这儿也不用你掺和了。”高时兴对郭淑红说。他似乎现在才想起郭淑红是一位女性。

郭淑红离开后，皎刚正才认真地察看着现场。

连同尸体焚烧的麦秸垛已化为一堆灰烬，灰烬上面仍然有余烟缭绕。那具尸体，早已被高时兴他们拉到了一边，与其说是尸体，不如说是一块黑炭，因为除了依稀可见的四肢外，人形的其他体貌都成了焦糊的一团。男女、职业、年龄、个头、胖瘦，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一一下子难以判断的未知数。

“说说情况吧？”皎刚正问高时兴。

高时兴支吾了半天说：“我们只是保护了现场，下来的事情就该您皎支队决断了。”

“连尸检也没进行吗？”

“我们刚刚把尸体拉出来你们就到了。”

孙维孝一言不发，但是脚步已向那具焦尸旁边走去了。好像有什么浓烈的气味推了他一下，还没有蹲下身就一个趔趄差点儿后仰倒地。经常和死尸打交道的人，就如同医生进了太平间，当皎刚正也来到他的后边时，他还开了一句玩笑说：“你多带几棵生葱就好了。”大热的天，焦尸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气。皎刚正问围过来的高时兴他们带没带酒。高时兴很不好意思地说，轻工市场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，白天值勤，夜里值班，急着赶来什么都忘记了。

“都避都避，我一个就行了！”孙维孝的拗劲儿上来了。他钻进玉米地在手帕上撒了一泡尿，从玉米地出来，手帕就捂在了鼻子上。然后就仔细地扒拉着焦尸，开始尸检了。

立在远处的皎刚正有点儿过意不去，一想到他现在是坐镇指挥的最高首脑，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下边还要分析案情，只得把这样的苦差甩给了孙维孝。

不一会儿，孙维孝就过来报告说：“男性。年龄在三十岁左右。个头大约是一米七五。职业无法判别。胖瘦适中。至于血型，”他举起一个小塑料袋子说，“只能回去再做检验了。”

“先把尸体运走作妥善保护，放在这儿会影响周围群众的生活的！”皎刚正又对高时兴下令说。

“郭淑红——”高时兴喊。

“你——”皎刚正几乎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过师徒关系，气急败坏地捅了高时兴一拳。

高时兴连忙解释说，他是让郭淑红向村子的村民借几个塑料袋装运尸体，女同志么，群众一般都给面子。

运送尸体的警车开走后，皎刚正才静下心来：“说说报案和发案的经过吧。”

高时兴望着升起老高的太阳说：“是不是换一个凉地方？”

“不！”皎刚正坚决地说，“我说过多次了，破案虽然不是搞创作，但也是要找感觉的。”

孙维孝窃窃一笑，心想这个队座也是倔犟的主，一上案子就把什么都忘了。

郭淑红不但讨到了塑料袋，还顺便提来了一大壶凉开水，车子里都有各人的水杯，她一个一个地拿过来，再一个一个地倒满水。看着郭淑红细心的样子，皎刚正又想起自己那不成文的规矩，心里说女性也有女性的用场。

顶着大太阳坐下来，高时兴开始了简短的汇报。

县局也是天快亮时才接到报案的。据当地的群众说，由于这个麦秸垛堆放在村外，燃烧的时间又是夜间，所以说具体是什么时候被人点燃的，谁也说不清楚了。这种事情在农村是经常发生的，有的是小孩子玩火，有的是过路人歇息时坐在麦秸垛一旁抽烟，有的还是疯傻之人恶作剧。一垛子麦秸也不值钱，烧完也就烧完了，人们大都不往心里去。这个麦秸垛的户主没有养牛，夏收后的麦秸垛还一丝未动呢。天麻麻亮时，早起的村民才发现了这儿的火情，叫出麦秸垛的主人。主人想救火就得担水，一旦有村上人帮忙，就还要贴赔烟茶钱，



再说麦秸垛已经快烧完了，他站在村头望了一会儿也没到跟前去。后来还是一个习惯在村外解手的老汉闻出了刺鼻的异味，这才喊来了好些人。起初还以为是谁家的猪钻进了麦秸垛，拿来一根木棍拨了拨，那个黑炭似的焦尸就出现了。麦秸垛的主人生性胆小，害怕人命案沾上自己，这才想起应该报案。

“好，都说一说，都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皎刚正说。

“我想这个烧死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，说不定是他自己玩火把自己烧死了。”县局的一个年轻警员说。

郭淑红吭哧了一阵，鼓起勇气反驳说：“疯傻之人也有知觉，大火烧着他，他能不往出跑？就是一头猪也知道逃命哩。”

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。

孙维孝不爱听什么汇报，不知什么时候他已去了村口——那里还站着一些村民——开始向村民询问了。

皎刚正擦着满脸的汗水转向高时兴问：“死尸是从哪个部位拉出来的？”

高时兴想了想说：“灰堆的最中间。”

“埋在灰堆的里面吗？”

“不，就浮在灰堆的上边。”

孙维孝也走回来证实说：“没错，村民们看见那具焦尸时，焦尸就是在火堆的中间，打电话报案之前，任何人都没有动过。”

皎刚正又站起来走近灰烬细心察看，灰堆正中的那个陷坑仍然清晰可见，他招手让大家都围过去，然后有条有理地分析说：“显然，这是一起刻意策划过的大案。第一，死者是被置放在麦秸垛的顶端，然后作案者才从下边点燃了麦秸垛，否则无论如何死尸不会一直躺在灰烬的正中间；第二，死尸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，尚存一口气他也会在挣扎中脱离中央位置的；第三，作案者至少是两个人，因为一个人无法把死尸搬到麦秸垛的顶端；第四，”他指着另外一个完好的麦秸垛提示说，“四米多高的麦秸垛，由于长期积压的缘故，就不会在一时一刻燃烧完，所以说作案的时间大约是深夜一点钟以后。”

孙维孝又在四周的玉米地里察看了一圈后过来说：“还可以断定，作案者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，一是知道村民不会为一个麦秸垛兴师动众；二是知道村民们会在天亮后都来看热闹，一看热闹就掩没了他们留下的足迹。刚才我已经看过了，周围地里，找不到一处可疑的足印。”

皎刚正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认领死尸是首要的问题，先分头到附近的各个村子问一问吧。”

孙维孝沮丧地说：“不必了，这个村子的村长说，一发现死人，他就派人骑着车子四处打听，乡上的领导还让广播向全乡广播了几遍，没有一个村子丢失了人。”

皎刚正也一时茫然，看来这个案件真是复杂化了，绝不是他想象的那样——发生在农村的案子都好破。一开始就是无头案啊！

撤离现场来到车旁，皎刚正不知该回市里还是该去县局。

孙维孝把他扯到一旁，一脸诚意地说：“你先回，我在这边顶着！”

皎刚正为难地说：“你这是骂我吧？”

孙维孝越是低了声说：“说归说笑归笑，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。如今这世上，不想当官的人才是笨蛋呢。像我这样的笨蛋能有几个？我笨就笨在这张嘴上，爹妈生下的，改也改不了么。”

“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话了。”皎刚正犹豫不决。

“有我在你还不放心？”孙维孝几乎是说服了，“干咱们这一行，说不定这个案子没破另外的案子又来了，没有个完没有个头。可是那种事，人生能有几次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”他亲切地拍了皎刚正一掌，“回吧回吧，如果这边要你挂帅，你只把空名挂着就行了。”

皎刚正感动地说：“又让你受累了。”

这样，孙维孝就要坐高时兴的车了。高时兴不明其意，又过来拉扯皎刚正说：“你不过去不行！不说案子也得看看朋友，在家乡人民面前可不能摆谱！”

一句话把皎刚正刺得心疼。一直对他敬重的郭淑红，目光里也有了不解的神色，似乎心中的偶像一下子涂上了别的颜色。

皎刚正迟疑了一下，突然喊回孙维孝说：“走！还是要去县上交交代。”



2 不祥的预感

白光斗是同济县的座上宾。

不仅仅是同济县，在这市辖的十个县中，他走到那儿都是特殊的客人。或者范围还可以扩大一些，用他的话说，朋友遍天下。用知情人的话说，到处都有他的秘密据点。别人总是白总白总地恭维他，可他从来不计较自己的头衔，名片也印得很简单，上边是“经商者”三个字，中间是“白光斗”的大名，联系电话也仅仅印了手机号码。他有他的理论：真正认识你的人，什么都不给他也能认识你；不认识你的人，你把自己吹成联合国来的，照样不认识。

同济县开办轻工市场，经商者白光斗光临，理所当然。

白光斗是昨天晚上溜进同济县城的。他喜欢那个溜字，溜就是轻车简从，溜就是悄无声息。他时常开的那辆黑色帕萨特车也不起眼儿，溜进城边的温泉宾馆住下来后，也真是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可是他的爱好总是改变不了，温泉宾馆虽不豪华却有一座室内游泳池，在游泳池游泳时就被人认出来了。

认出他的是刘副县长，温泉宾馆也是一个接待点，刘副县长分工负责的就是这一摊。当时刘副县长也陪着客人游泳，一眼认出白光斗后就喊了一声。白光斗似乎没有听见，一个潜泳扎进去，就从另一边上岸了。受了冷落的刘副县长还是不敢知情不报，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就掏出手机。

县委书记和县长不一会儿都赶来了，但是白光斗只搭话不开门。

“哎，白总，是我们书记和县长亲自看你来了。”刘副县长在门外介绍说。

“胡来嘛，我一介草民，一个平头百姓还能受这样的礼遇？”里边的白光斗

很温和地说。

“光斗，”县委书记换了个亲切的称呼说，“我们看看朋友看看哥们儿弟兄还不行？”

白光斗满脸堆笑，只把门拉开一条缝说：“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们忙成什么样子我知道，别在我这儿浪费你们的宝贵时间了。”说完又要把门推上。

还没搭上话的县长争着抢着说：“白总白总，怎么能让你住两人间的标准房，那边还留着一个大套间，程市长说他明天早上赶过来，正好没人住。”

白光斗说：“那我更不能过去了。”再友好地笑了一声，门就关上了。

刘副县长不知深浅地对着门开了一句玩笑说：“白总，屋里藏娇也不用防着我们吧？”

里边的白光斗立即恼怒地说：“谁说这话我敢抽谁！”

三人面面相觑，虽然沮丧，但都是赞叹的神色。

“明天早上一块儿吃饭呀！”县委书记说。

“别！剪彩我不参加，也不要说我来了。”白光斗的口气温和而坚决。

县长拍着门算是告别地叮咛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上午我们就不招呼了，中午的饭可一定要吃，悄悄开溜就实在不够意思了！”

白光斗说：“那也得晚一会儿，等领导走完剩下的才是朋友。”

这句话才使他们不安的心情有了暖意。

白光斗并不是性情孤僻，人多广众的地方他也常去，只是有市上领导出现的场面他总是躲避。今天晚上的躲离，他还有着另外的秘密，帮他出外送货的司机总也不见打回电话，这就让他心里忐忑。那边收货的货主倒是联系上了，但是送货的车上怎么成了两个人？这对他来说可是破天荒的事情，因为他所雇用的司机都知道他严厉的要求：车上不能搭乘外人；送什么货对任何人也不能说；假如查出，打死也不能出卖他这个货主，至于处罚有他侧面疏通关系；不转账不欠款，收下的现款由司机带回；事情完毕立即向他打电话报告！

坐卧不宁地等到半夜，仍然没有接到应该接的电话。要不是他给县上领导留下了明天吃饭的承诺，他真想立即悄悄开溜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十分信守诺言的人，这一个形象可是要坚定不移地树立下去。不只是一要凭着这样的形象吃饭，而是这一形象涉及的不是他一个人。

躺在床上，眼前总是卡车司机郑树民的身影。郑树民是他经常雇用的一个司机，对他一直忠心耿耿，办事也机警，他把这车货交给郑树民运送，就是对他充满了放心和信任。苦煎苦熬地等了一阵，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情，出门



在外，很难说会遇到什么不测，比如郑树民半路生病而找了一个陪伴他的人；比如一个同行的汽车抛锚而搭乘了郑树民的车？这些都是车里有了两个人的因素。别说他的严厉要求只是口头上的纪律，就是刑法也有过失犯罪的款项。

无论如何郑树民也该回家了。

白光斗也给自己订下了内心的规则，只和手下人直接打交道，尽量不和他们的家庭来往。但是现在，却不得不拨通了郑树民留下的家庭电话。

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，白光斗知道郑树民的妻子叫赵群，还是故意绕了弯子说：“郑树民家吗？我是树民的同学，想找他问件事。”

赵群好像是从美梦里醒来的，打着哈欠训斥说：“什么时候了?! 有病啊!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一声无端的训斥反而使白光斗平静了许多。丈夫出门在外，最操心的还是妻子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赵群能睡得那么香？即使不出什么事，夜里打来的电话她也会第一个想到是不是丈夫的。可是，郑树民到了家不会不和他联系！……也许是真病了；或者是他们两口子吵了架。一病倒一生气就把打电话的事情忘记了。

白光斗度过了忧心忡忡的一夜。实际上他昨天就开始为郑树民操心，按他估算的时间，郑村民是应该前天下午赶回去的。他来同济县的本意，除了在这儿虚晃一枪，也就是直接向北溜去，当面问清收货的货主，他的心才会彻底踏实下来。他和所有的交易货主，都订下了这样的游戏规则——只见货不见人。这次要打破约定的惯例，就左右为难了。

一早起来又想开溜，但是白光斗现在是身不由己了。

刘副县长好像接到了谁的指示，整个上午都和他寸步不离。

“你不去参加剪彩仪式？”吃早饭时，白光斗问。

“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侍候白老总。”

没有办法，谁让他的头衔是经商者呢？吃过早饭，他只得煞有介事地去轻工市场转了一圈。其实他不自觉地溜进同济县也是这一块空白的驱使。就全市来说，很多县都有他的“据点”，或服装店或家具店，尽管好些仅是摆设，但对他来说都很需要。剩下的两三个县就包括同济县。同济县虽然离市区不远，但却是有名的穷县。由于地处平原，除了粮食，再没有其他资源，所以身上的穷名就一直背着。

刘副县长一路乞求说：“白总也给我们一点儿面子吧，租下半条街对您也只是一句话。”

白光斗好笑地问：“不是四处宣传说，客商纷纷前往，投资者如云吗？”

刘副县长做了一个鬼脸说：“你不在官场，但是官场的情况比谁都明白。”

白光斗指着新落成的一排排门店说：“家家张灯结彩，看来真是很火爆呀？”

刘副县长脱口说：“你别看脸，要看肚子，要看里边。”忽觉失口，又纠缠说，“只要你白总看上哪个地段，由县上给你调整。”

人的心情总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，想着昨天晚上把县上两个一把手拒之门外的残酷，现在身边的刘副县长又像孙子辈似的跳前跑后，白光斗一时间把什么事情都丢在脑后了。真是要给他们一点儿面子哩，为一个人就铺一条路。但是这句话他不能对刘副县长说，他在白光斗面前真是一个小字辈。“好，让我再想一想。”对刘副县长说这样一句话就足够了，这也算他有了一份功绩。

剪彩在即，白光斗又悠荡悠荡地溜回宾馆里。陪在屋子里的刘副县长再想讨出一句实话，他却一言不发，一会儿后竟呼呼入睡了。

饭桌上也只是县委书记陶成华，县长严天亮，刘副县长和白光斗。白光斗知道这也是官场的游戏规则，凡是真正的贵客，有入席资格的人就会圈在小范围里。不是刘副县长有着发现目标的功劳，他也应该在圈子之外。

陶成华一脸悔罪地说：“失敬失敬，让你等了一个上午。”

严天亮自觉地低头点菜。

刘副县长好像害怕把他的功劳埋没了，还知道一喝酒就没有他说话的机会，快嘴急脾气地说：“白总正在考虑进军咱们的轻工市场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陶成华眼睛一亮说，“那得喝一瓶人头马了！”

严天亮狂喜地说：“财神爷终于开恩了！”

白光斗非常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们这儿能弄个啥呢？”不等他们失望，又点点头说，“行！先给我留几间门面房，下不下蛋先占个窝吧。”

刘副县长长舒一口气，好像他可以得多少提成似的。

白光斗认真起来说：“多少租赁费，我先把钱打过来？”

陶成华呀了一声说：“你来就是我们的福气，什么钱不钱的！”

严天亮也抢着说：“这是谁和谁呀？”

“不！”白光斗严肃地说，“我有我经商的准则，国家的便宜一分钱不占！”说完又嘲弄地指着餐桌说，“可是还要吃不掏钱的饭。”

说得大家都不知所措。

陶成华正要开个玩笑打破僵局，这时候戴大盖帽的高时兴在门缝里探进头来喊了一声“陶书记”，陶成华恼怒地对高时兴说：“天大的事下来再说，我这



儿有贵客!”

白光斗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，连忙笑容可掬地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影响你们的公务更说不过去了。”

不等陶成华示意，严天亮就自觉地走出门去。

陶成华依然很仗义地说：“不管不管，今天任何事情都不能扫咱们的兴!”

白光斗掩饰着心里的慌乱说：“对不对，你这样说是不对的。”

严天亮很快返回来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我让那边再开一桌，互不干扰。”

陶成华头也不抬地问：“谁吗？牛皮哄哄的!”

严天亮淡然地坐下来：“皎刚正么，听说为了一个什么案子，也到了县上。”

陶成华无动于衷地“嘁”了一声。

白光斗一手压着止不住的心跳，一手却果断地一扬说：“快请快请，他也算我的朋友，一旦知道，就装下说不清的误会了!”

刘副县长不用指示，也知道这次该他跑路了。

皎刚正第一次没有请到，他本来也不想和这些人坐在一起。刚才的好意全是高时兴的个人发挥。几天几夜的值勤值班，中午又多喝了酒，局领导们实在是不能再上餐桌了。但是皎刚正毕竟是市上的一路诸侯，仅仅由他一个副股级作陪，就有点儿慢待了。他听说县长书记也在这儿，就自作主张地请示汇报，碰了一鼻子灰后，满腹的牢骚就挂在脸上了。皎刚正心里有气嘴上不说，孙维孝却一语点破说：“老高是想拍马屁被马蹄子踢了。”所以刘副县长再过来“请”时，皎刚正就不冷不热地甩了一句：“行了！坐在哪儿也都是吃顿饭嘛。”

酒菜已齐。皎刚正越是摆谱，白光斗越是不安。最后，陶成华不得不亲自委曲求全。他心里的“全”也只是皎刚正应该加入到那边去，至于孙维孝，他握了一下手说：“稀客稀客。”

皎刚正不知道白光斗也在这里，说起来也算熟悉，可是他们坐在一个饭桌上还是第一次。看见白光斗，他才明白陶成华冷落自己的真正原因。人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目的，想着自己为了自己的目的差点儿已经回到市上，僵硬的脸上才慢慢有了很不自然的笑容。

刘副县长和陶成华已经和他先后握了手，需要握手的只是严天亮和白光斗了。

严天亮双手伸过来说：“大喜大喜，一个是财神爷，一个是保护神，我们今天是和两个神在一起了!”

皎刚正一下子想不出好词儿，顺口说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白光斗伸出手却纠正严天亮的说话：“对皎支队长怎么赞美都不过分，再喊我财神爷我可是要退席的！胡说八道嘛！我只是徒有虚名，混一口饭吃。”立即觉得坏了气氛，变戏法地嘻嘻一笑说，“不说了不说了，能和皎支队长遇到一起很不容易呀。”

皎刚正被他这忽冷忽热的样子弄得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都坐下来，陶成华端起酒杯说：“说什么呢？噢，为我们几个朋友能坐在一起干杯吧。”

白光斗总是改不了颐指气使的习惯，直接和皎刚正的杯子碰了一下说：“来，你可是我的新朋友。”

皎刚正总也高兴不起来，轻轻抿了半杯。

白光斗倒下空杯说：“干了干了！”

皎刚正这才找出托词说：“实在不敢多喝，等会还要和局里的领导说事哩。”

陶成华的情绪本来已经低落下去，更听不得别的话题了，只向皎刚正劝酒说：“光斗喝干你留着不好吧？喝完喝完！”

皎刚正再抿了一口说：“在父母官面前我敢作假吗？大清早起来，折腾到现在，实在是困得不行了。”又害怕严县长和刘副县长装下心病，和他们碰了杯，就把剩下的酒全部喝完了。

他们也都接着干了。

酒又倒满，白光斗也说他再不喝了。

陶成华扫兴地说：“怎么都这样呢？存心给我们难堪嘛？”

皎刚正赶紧说：“不不，是我缠上一个案子了。”

陶成华说：“进了这个门，先别说案子。我们不是把一切公务都撇下了？”

白光斗悄悄打量着皎刚正，颇有兴趣地说：“如果不妨，让皎队长给咱们添点儿热闹不是更好吗？”

严天亮开玩笑说：“卖淫嫖娼的案子可别说，没劲！”

皎刚正困顿地摇了摇头。

白光斗好像生怕这一话题转移了，不无怂恿地说：“乌七八糟的事情还能到皎队长手里，除非是杀人或者放火。”

皎刚正机敏地盯了白光斗一眼，奇怪地觉得他的眼皮似乎耷拉了一下。想了想岔开了话题：“算啦，本来也该给你们汇报，可是害怕你们一听就吃不下饭了。”



白光斗故意站起来说：“这儿多余的就是我一个呀，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”

皎刚正知趣地说：“误会了，我是说那个死人烧得……”

陶成华立即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别说别说！真是倒人的胃口哩。”

白光斗不能再追问，禁不住又端起酒杯吆喝说：“这么说又该为皎队长接风洗尘了？”

大家都端起来，只有皎刚正坐着没动。

陶成华乜视了皎刚正一眼，几乎有点儿愤怒了，挖苦说：“人常说，一是尽量不和医生打交道；二是尽量不和公安打交道。看来这话真是说对了。”

大家的脸都一时窘住。

皎刚正平和地站起来，猛一下喝干了满杯的酒说：“原谅原谅，这杯酒算是赔罪了。”

白光斗鼓了一下掌说：“皎队长是个痛快人！”

皎刚正却撤了椅子退走说：“心里有事就坐不住，我还是过去好。一边吃饭一边就讨论着案子了。”再喊着“失敬失敬”出了门。

白光斗的目光一直送着皎刚正的背影在门口消失。

陶成华释然地出了一口气说：“给脸不要脸，败坏人的兴致！”

严天亮和刘副县长一时无语。

白光斗强打精神地说笑了一阵，这才把气氛扭转过来。

陶成华喝了几杯酒，就忘记白光斗的心理禁区了：“白书记近来身体好吧？”白书记就是市委副书记白金明，白光斗的亲生父亲。陶成华能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今天，多亏白金明对他的知遇之恩。

白光斗心里还想着别的事，眨巴着眼睛听明白后，很烦躁地说：“谁是白书记呀？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每当在公众场合，谁向他提起父亲他都会动怒。

陶成华落了个大红脸，揩着脑门子的汗说：“哟……赔罪赔罪。”自己罚了自己一杯酒。

严天亮也打哈哈地说：“光斗这个经商者可是真正凭着自己的本事哩。”

旁观者清。不敢插话的刘副县长看出了白光斗心事重重，见场面有些冷清，找了一句很体贴的话说：“白总百事缠身，是不是有些累了？”

白光斗愣了一下，又故意紧锁着眉头说：“不是我累，而是我觉得担当不起。说到底我也是平民百姓，可是人家……人家破案才是大事情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指责你们，也没有指责的资格。我是说，噢，就算是建议吧？我建议你们到那边坐一会儿，不仅仅是一种体恤下属的礼节，如今人命案出在你们县，你